

輝縣志卷十六

輝縣知縣黔筑周際華石藩纂輯

藝文志二

記中

國朝

步涉橋記畧

孫奇逢

共城之南有村曰西夏峯爲輝新孔道每夏秋水瀑發溝澗水集架木爲橋行人病之順治乙亥本村茂才郭守一糾附近好義者易木爲石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橋成借余言以記顛末余謂之曰今之世好新務奇以驚惑愚人之耳目或淫祠或梵刹動費千萬金窮鄉下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一

邑罄囊奔赴甚至儼然士林號稱知禮者皆附會恐後偶有一二人稍異則闕然譏議不以爲病狂喪心則嘔爲迂濶不達時務此正道壅塞而不知其爲非也今欲正人心厚風俗不必遠求就目前方便以徒杠輿梁濟行人以濬渠築隄防水患老幼咸胼胝輸資爭先助力不惜費不憚勞卽此便是厚風俗維人心之大端繼此而鄉井可復之義愚夫婦共具之知能一人倡之眾人知之相倣成風習焉若性誰謂晚近非三代乎哉今始鼓舞恐後則凡爲正言行正事皆如此橋可幾也橋成於閏三月十三日

重修安樂窩記

范輝

夫慕古人而不得見則於當日登臨游息之地徘徊寤嘆而如承其履齒焉又或慕其地而不得至乃遙分其居址室廬爲山川增飾流連掩映寄我仰止況爲古人生平所朝夕偃處雖越數百年而精神猶應戀此且流風未邈又屬近鄉國如蘇門之有安樂窩乎夫邵子受河洛象數之旨於共令李公之才而安樂窩其冬不爐夏不扇也易繫辭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以安樂名窩或取此乎然天下亦甚廣也所頽圯而未修舉者亦甚多矣安所顧於一窩使邵子生在今日其復能朝夕偃息於蘇門嘯臺之間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二

否也吾意邵子生當宋之盛時名德輩起見知於哲君賢相宜無不可出而佐治與司馬韓富後先輝映更有光焉奈何深隱於此且邵子和而不亢靖而能應善易通變又非沉冥矯激者流也又何愛於此山意者邵善易聽洛陽杜鵑已兆厥機悟天下將亂構會百六雖聖賢亦有所不能回然則易安可不學也哉而或者謂京房焦贛唐檀許曼之爲易也入於方術占驗豈邵子亦然不知仲舒漢之大儒也未嘗不推災異以明春秋矧吉 悔吝固易所燦列者乎求吉凶悔吝之故而居安樂是可以審機可以守變矣夫天將亂必有其機機之動變乃生焉於機之動而能回之者非聖人不能若不

能回其機而勇往求濟棟橈滅頂於文王箕子之義昧
昧多矣嗟乎機之來也微細難知有志之士若不與康
節周旋豈不遺恨千秋哉吾慕邵子之善易而安樂窩
又屬近鄉國往來觸目能不感嘆興懷此重修所以志
也其時出俸佐工者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提督軍務兼理河道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加三級賈漢復

欽差督理衛河工部主事李震生

欽差督理衛河工部主事田本沛開封府鄉宦右春坊右中允
兼內翰秘書院編修王紫綬開封府鄉宦少傅兼太
子太傅工部尚書劉昌新鄉縣鄉宦太僕寺少卿許作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二二

梅原任江寧府知府孟元衛輝府知府程啟朱同知鄭
成通判朱鼎銘推官張倓輝縣知縣趙蔭奇輝縣儒學
教諭范輝等於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八月乙酉二十
九日落成

蠲荒德政碑

趙蔭奇

順治己亥夏四月奇具吏輝邑五月巡撫大司馬少保
賈公以輝邑荒田特疏奏

聞久而未報六月公因軍務來郡命駕過輝策馬四郊遍歷荒
所時當溽暑烈日橫空炎蒸滿野公冒熱揮汗徬徨墟
隴僕夫皆屏獨攜司李宋公逞窮荒境自朝至於日昃
不遑暇食但見雞犬無聲豺狼交跡蓬棘迷阡荆榛

道晚歸百泉之涯憩息蘇門山下顧司李宋公喟然嘆
曰人臣食君之祿爲

國家理此土地人民也疆內有辟易之田固不憚陳
廷納籍以充帑府今輝邑民逋地蕪糧欠官亡如此危困已
極昨據邑郡申文不勝駭憫冒罪懇奏而一時在

廷諸公未見允行或爲

國課重務尙須詳確至俯此荒涼景色如土地何如民生
何卽踟躕太息而不能已及達邑城輝邑扶老襁幼匍
匐路側哀頌之音聞者酸鼻甫入館署而士子耄耆盈
庭拜伏感激涕號公颺言以慰之曰爾輝民勿以吾疏
不行爲懼吾將竭力爲爾輝民請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四

命於是連疏亟請捐軀委俸以從事秋九月京部始覆奏奉
旨俞行而輝民數十年垂危不醫之病一旦脫針錐炮烙之苦
而享鶉衣藜藿之安輝邑何幸而獲此耶案輝邑荒田
起自明季崇禎壬申流寇自秦入輝大肆搶掠殺人殆
盡及己卯庚辰辛巳連年奇荒死亡逃竄幾絕烟火甲
申之歲

國朝定鼎輝民復業者十分之一逮順治己丑復遭寇亂
沿山一帶悉被屠夷壬申癸巳靈雨漂沒甲午乙未大
旱焦枯田野盡荒錢糧累欠從前之吏有投繯者有愁
斃者有那移被覈者有失察革逐者遺害於後何所抵
極今一蠲之不但輝邑之民死者生病者起歌舞頌公

之德投世不忘卽凡輝邑之吏亡者受九原之靈罪者
逭三尺之律而初罹待罪之人亦或減貢賦懸空之累
其世世佩公之德寧有窮哉蓋古有行一事而活一人
卽爲善事異世稱咏不衰若公行此一事而活輝數千
百人之命且活輝民子孫數千百年之命此誠千載傳
馨之績與蘇門百泉共昭今古者也冬十月

詔下之曰奇大集輝人士向諸父老言諸父老咸稱公之德輝
民已家祝戶頌矣但慮後世子孫被公之德慕公之名
而不獲覩公今日之事是亦後世子孫之恨也奇爰命
工伐太行之石勒公之德立之百泉式昭奕世公諒漢
復字膠侯晉曲沃人以兵部大司馬巡撫中州旋拜太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五

子少保屢被

恩優兩加超級實心實政朝野重之噫公之造福 豫者實不
止輝邑萬民而輝邑之感德爲倍摯公之造福輝邑者
亦不僅蠲荒一事而蠲荒之感德爲最深奇下吏何能
悉言之謹同輝民諸父老之願記此盛德以貽後世云
爾

霍敖三公遺愛碑

孫用正

謹案兩公之德不專在輝而獨俎豆之者感恩最深先
是敖公分守河北知縣民稻田久廢不惟包賠重賦抑
且連遭水患爲創建第二閘第三閘第四閘適霍公按
部至輝敖公復痛陳民間疾苦建閘情形霍公嘉之相

與謀萬全仍令民廣開溝渠多立閘堰水利大興霍公又增修衛源神廟民感兩公之德建祠祀之雖歲久頽圯至今言水利者必稱霍敖不忘查萬歷年間有賢令段公祠純以甃右砌成可垂永久因奉兩公與段公同祠庶可與泉源並永矣霍公諱冀號思齋山西孝義縣人進士敖公諱宗慶號梅坡貴州思南人進士

劉聶段三公遺愛碑

孫用正

劉公諱玉字咸栗號執齋江西萬安人由進士於宏治十三年尹輝閱五載治行爲河南第一行取御史歷任刑部侍郎學問文章卓然名世其治輝也實心愛民興學校崇節義重農桑輕徭役興利除害嘗奏免沙堤社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六

沙壓地糧八百餘石民思之不忘初建祠於東關歷五十餘年至嘉靖中禩改建於縣治之右今無可考 聶公諱良相字子實江西金谿縣人由進士於萬歷三年尹輝行取禮科給事中歷陞福建叅議才識精敏有爲其治輝也愛民如子首以教育人才爲己任集諸生於百泉書院耳提面命士風不變而興除之最大者則尤在水利修理衛河閘堰創開老鬲坡秀才莊魯家莊程村諸新渠疏濬花木村舊渠灌稻田數百頃至今程村猶呼爲聶公渠誌稱祠於百泉之上 段公諱然字幻然湖廣江夏縣人萬曆乙未科進士於萬曆三十一年尹輝陞南京兵部主事戶科給事中其治輝也端

方有爲令行禁止相傳清丈地畝均平賦役魚鱗冊悉公裁定經兵火後惜不可覩矣時黃河決大僚首薦公董其事工旋告成爲輝民節省數萬金鄰邑咸受其福專祠祀之先是士民公議以霍敖祠久廢奉兩公同祀於公祠而公舊碑忽折眾異之余曰無異也前乎公而爲賢令者若劉若聶舊皆有專祠而廢墜無存公之意固皆欲引爲同堂也因並祀之揆之報德之義旣毫髮無憾而數公之靈爽其亦將永庇吾民豈不休哉

興復水利灌田碑記

滑 彬

蘇門山百泉廣不過四五十畝其深處或五六尺淺者僅二三尺而已湛然澄澈毛髮可鑒中有魚鳥飛翔游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七

泳其間供人玩賞遠而太行之層峰相映帶近而孫登之嘯臺康節之安樂窩在其上泉之中央建清暉閣以挹諸勝他若噴玉湧金放魚洗心諸亭碁置泉上信共城之名境也其水自下湧出累累如貫珠晝夜涓流不息相傳爲衛水之源紆迴曲折直達於濟建有五閘以時啟閉立廟祀神歲歲郡牧爲之主祭一以濟漕艘之運道留其餘以溉輝邑之稻田輝民永利賴之後因連歲亢旱督河使者慮漕運之稽阻具疏請禁彰衛諸水不得涓滴滲漏惟漕是濟自是而昔之稱膏腴者盡爲石田不可復問矣共地因之日貧而民日瘁遂成瘠邑康熙己巳夏余來令茲土父老爲余言狀余閱前令稿

案有諮訪利弊等事一詳議復水利往返僉謂向蒙
皇上有漕運民田均關緊要務兩利之

俞旨久而未決余復力爲詳請有四日濟漕一日灌田之議幸
蒙撫軍閻公主之河道俞公贊成之而總河王公任之
特爲二三四月濟運五月以後聽民灌田或時值插秧
雖漕河需水亦准五日之內暫留一日曲爲通融以全
兩利之道夫而後向之悲石田者復爲膏壤而地之日
貧民之日瘁者或可少蘇矣乎宜輝民之歡欣鼓舞若
更生也嘗思古之以水利利民者若召伯之爲埭鄭國
之爲渠白公蘇公之隄皆創所未有以爲百世之樂利
今百泉之水固利之所自有者而忍棄之如遺乎今日
之復非余之力能爲之道臣俞公撫臣閻公河臣王公
之功也諸臣之功又皆

聖天子厯恤民生之至德也是爲序

修衛源廟記

滑 彬

蘇山之下有百門泉在焉爲衛水所自出故泉之上建
衛源廟立祠以祀之蓋百泉之水廣不過數十畝而贏
深不過二三尺而止然水之出也噴湧如貫珠狀涓涓
不息而潺湲之聲固晝夜未嘗間也淵涵澄澈荇藻交
橫其下十五里內建有五閘以時啟閉由東南至新中
澗折而迴卽爲衛河東北與淇水合流於漳會於清源
足以濟漕艘之遄行餘亦以灌本邑之稻田百有餘頃

上下咸資爲百世永利是以設廟祀神載在祀典誠甚重也考其廟肇建於隋歷代崇祀稱靈源公宋宣和七年封威惠王至明洪武十一年革前代濫封止稱衛源神每歲四月初八日郡守主祭祀事告虔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迨歷年旣久兵燹屢更一修於宋之慶厯至金明昌間李公重修之元至治間趙公至正間伯顏公繼修之至元三十一年衛輝路總管井公上言檄知州司公更新之暨嘉靖三十三年巡按霍公復下令飭治自殿寢廊廡及內外角樓繚以周垣益拓其舊址而宏壯邃肅倍勝於當時矣迄於今又百餘年所謂風雨之摧殘與鳥鼠之剝落幾無以妥神靈爲俎豆光也余見而不禁憮然不忍其卽於傾圮也於己巳冬捐金興修孫公和嘯臺邵子安樂窩及百泉之清暉閣等處卽整整廟之山門並門旁兩大神像左右之鐘鼓二樓皆整整改觀矣及閱大殿寢殿至各廊廡風日幾不蔽而椽瓦多毀折者余曰此非大工不足以竣事姑俟之值大中丞閻公撫軍全豫一切興廢舉墜之事凡有利於國與民者靡不次第力行之乃聞而嘆曰祀典之關於民社也久矣有功德於民者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祀之今衛源神上濟漕運下灌民田且能於地方水旱禱之輒應又久在祀典而令其祠宇傾圮豈所以妥神靈之意乎卽捐橐中金以倡之余亦竭蹶捐助以勸厥事爲

之經紀其材具會計其工役首葺前後殿次及左右五龍廟次及東西兩廊廡爲楹二十有奇瓴甍之損壞榱棟之腐敗者皆撤而更新之完飾神像塗墍垣墉以至戶牖欄楹之屬莫不煥然備矣又置買義田六十餘畝以供朝夕庶管理有人而事可垂久康熙歲次庚午冬十二月穀旦

重修安樂窩記

滑 彬

出共城五六里許其西北隅爲蘇門山上有康節先生安樂窩在焉先生爲宋之大儒不事王侯而高尚其志者也其志慮絕人治易詩書春秋之學究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程明道每稱之曰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十

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常遊洛而卜居焉富鄭公爲買園以處之亦名安樂窩茲則太行之層峰積翠在其上衛源之清流激湍在其下考其舊有大門臺閣一間門外石坊一座其路直至桃竹園北岸門外拜殿三間正殿三間肖先生之遺像於內後建皇極閣五間此皆當日之盛也臨風而聽之琮琤琤與天合籟悠然若韶濩之停耳過雨而撫之青葱峭蒨與天並色濯濯若璆琳之寓目值桃花旣放若錦繡之璀璨灼灼動人枕流而玩之青紅之光上下相接而四時花鳥風雲固引人於最勝也宜先生之凝神息志而終身安樂焉迨乎多歷年所兵燹之摧殘與夫風雨之剝落其傾圮日甚卽

所存之室宇亦且頽廢無餘僅先生遺像之殿尙巋然如魯靈光也余於己巳夏始莅茲土不幸不得親炙先生之道範而函丈之猶幸得見先生之遺徽而瞻拜之倘不早爲修葺使鞠爲茂草非有司之過乎適學憲王公來試士茲邑登臨其上因謂余曰興舉之任我輩事也共捐俸修之余固飲冰自矢然不敢以毫末煩吾父老爲也隨命鳩工焉材必取其良也工必求其堅也頽者爲之興廢者爲之飭汚者爲之飾卽不能改復舊觀而先生之廟貌已肅然矣余以力不及規其盛以俟後之君子推廣焉

重興水田碑記

孟發祥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十一

輝邑水田之興起於宋代至明霍敖二公其繼焉者繼焉而民祀之誌不忘也彙典載衛河舊名御河源出輝縣蘇門山建立五閘以濟漕灌田重運北上之後聽民用水是弗禁也久歷年所矣往者泉水瀾漫人藝秔稻溝塍綺錯昔稱膏腴民鮮阻飢自河運淤淺當事者欲罄衛水以濟漕奉有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之旨是又未嘗禁止也夫彙典載之矣

俞旨允行矣然而水田湮廢以至十數年之久者其故何哉邇年以來連遭饑歉旱蝗相繼民無儲積人多菜色每當春夏之際農人拮据貨種大抵皆遑遑質貸有倍利之苦而秔稻旣種之後正重運北上之時舳艫相接惟恐

愆期巡役一來則聲言誤漕睚眦官吏肆虐愚民甚則
頻頻踵至使閘堰屢啟泉水直瀉地涸苗枯質種並失
水田湮廢之故蓋爲此也百姓既苦擾累不得不改種
菽粟縱得中稔僅僅共三上糧使農人終歲矻矻未見
贏餘倘遇霖霖山漲則水田洿下之地菽麥禾黍化作
萑蒲又兩失之矣因是民生日困逋負日多前撫軍閻
公特疏 題請部議三日濟漕一日灌田五月以後聽
民用水又總河王公倣西蜀之制以竹簍貯石使餘瀝
旁泄以溉民田無奈巡役之來狼戾咆哮傾推之而弗
顧嗟乎五閘之累賠積弊不振久矣年復一年無人以
任其舉藩臺李公來衛河土源陟蘇山之嶺訪前賢故
址流連登眺訪問民瘼邑宰喻公遂覩縷而陳得悉此
苦佇立愾嘆毅然欲復興之今年首春通詳諸上官請
禁巡役擾累諸上官皆聽許邑宰親爲督率責怠者自
是波光繡畦農人遍野殘弊之民漸有起色是舉也力
寡而利溥可謂得其肯綮矣昔范文正公嘗言德惟善
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道惟在務農非今日之
謂乎較之白公開涇以注渭史起引漳而灌鄴何先後
一揆也茲勒碑爲之記使後之人感公是舉猶夫今人
之不忘霍敖二公也大凡前人創之爲百利者其間焉
得無廢所賴後人振興之則前人之德惠益彰吾更望
後之人繼公之志庶水田之不朽也

重修衛源廟碑記

胡蔚先

府屬輝邑之北蘇門山麓百泉在焉翼然臨流者曰衛源廟創於隋以祀衛源之神歷代相沿未之或改迨明洪武以每歲四月初八日勅郡守主祭載在祀典

國朝因之蓋以職司水利有裨於國計民生報厥功也予

於庚午春恭膺

簡命出守茲郡循例致祭殿宇摧朽廊廡傾頽幾幾乎風雨不蔽考之猶自明巡按御史霍公冀檄有司修於嘉靖三十年閱今百歲餘矣徘徊瞻顧未嘗不以治民事神爲已責而歎力之未遑也時前縣滑公雖有復葺之意究不果邑乘志碑記亦具文焉已耳迨甲戌拮据勉捐薄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十三

俸百金以爲倡而授其事於邑令喻君且不拒紳衿士民之有同志者聚毛成裘庀材鳩工而興斯役焉棟梁榱桷階陛門牆腐敗者易之殘缺者完之左右前後翬飛鳥革靡不巍煥一新抑且金碧輝煌聲靈赫濯猗歟盛哉落成之日在乙亥深秋而予適因科試提調至止躬率僚屬潔牲幣而祭告之是日也天朗氣清波光掩映迴思昔日荒涼滿目已大相逕庭神其以妥以侑乎庶幾錫祉無疆乎灌溉以時無憂旱潦多黍多稌百室盈寧是予前此之所深望而不可必者今幸一旦成之心乎神者心乎民也若徒以美好恣遊觀則失之矣爰爲約畧述其經營始末以貞諸石庶使後之志存民社

者知所觀感云康熙三十四年陽月

喻公書院碑記

孟發祥

歲乙亥邑侯喻公捐俸置廢園一區於百泉之濱園爲楊公別墅歲久蓁蕪僅存庭三楹頽樓數椽公經營措畫各得其宜以庭爲講堂延老成名宿爲後進師輝人士感其意請以講堂位公銜以誌不忘因題曰喻公書院凡有志者或家無受業之館或貧無東修之資咸來就學方多購經史百家俾輝人士博聞廣見又置學田數百畝爲膏火資甚盛舉也先是六年前螟螳傷稼適公下車之初卽有意興學而舉目蕭涼閭閻彫瘵人皆垢衣癯形朝不謀夕於斯時也縱有憤志讀書之士而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十四

窮愁萎薶不得不廢書長嘆後雖稍稍完復尙多風雨不調旱澇相繼地有高下田有肥瘠未見豐登且輝邑農務不精貪多穫少凡嶢岫薄鹵之田終歲勤苦僅足供正賦而無贏餘故輝人士爲學之事強半爲窮所沮公意以爲教化爲風俗之本不可須臾緩也因告輝人士曰諸生知我立學之意乎夫自有制科以來凡爲學之士埋首帖括疲精瘁神徒事剽竊工時藝以取青紫諸生以爲讀書能事如此而已于今人不事師後進之士大抵皆所學空疎寡聞少見而自足自是高自矜飾不能虛懷謙受雖有特達俊偉之才淪落堙沉終身而不知道夫學以明道也能明道則有其本矣有其本不

患無好文章苟不於本之是求卽能文章取科第此豈爲學之道乎宋之濂溪伊川明之白沙敬齋俱未登科第而其人自足千古諸生但能以古自勗明聖賢之心傳講力行之實效卽取科第可也卽不取科第亦可也公之言如此祥微賤病廢不嫻文章知公振微起衰留心文事故搦管以書其概輝人士深相砥礪卽所以仰答公之意也異於誦讀之餘徘徊此碑之側以想見其人相與感嘆而不能忘故不可以無記也

姚書林探訪

文昌閣除豁丁糧碑記

孫 淦

與世俗之人言理道雖心不以爲非終不免視爲迂遠而不近於人情言禍福則肅然聳聽咸隱隱中生趨避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十五

之思夫人心之意向不同而神道之教遂亦若有炎涼之分途焉往見東嶽城隍及壯繆公諸祠廟大都殿宇壯麗香火氤氳士女祈禱報賽者喧闐雜遝往來絡繹不絕而泮宮與文昌祠則荒涼寂寞窻戶頽圯荆棘縱橫經年累月求一灑掃焚香而不可得嗚乎倫常義理垂千年而不爽而且讀書識字者或以之竊青紫享富貴曾不若緇衣黃冠猶能感其師傳而知所報稱焉豈非兩間之大不平者與或則爲之說曰瀆祀者褻也荒涼寂寞此儒教之所以尊也不知聖賢靈爽縱不與人爭勝於繁華熱鬧之場而顧使之桷摧棟折棲神無所恐亦不能安然無怨恫耳蘇門東南古城外舊有文昌

祠一區雖非宏敞巨觀而有閣有臺有享殿有配廊有奎樓儼然妥神盛地也自明季萬厯丙辰官長紳衿每仲春醮金錢會祭且不時酌加修葺迄今將百年未嘗稍閒亦可謂此地遭際之盛而不至荒涼寂寞者矣自康熙辛未以後連遭蝗蝻荒旱十室九空雖祀事未湮而牆屋傾圯住持饔飧不給駸駸有不能自存之勢今年丙子祀畢邑侯喻公枚庭環顧而嘆息焉是時道士李來已募甑石旋甃傾臺侯曰布施十方終屬權宜補苴何若培其根源爲久遠之計乎坐而細訪之因知祠中舊有丁差二名侯曰烟霞羽士豈堪與編戶等徭役乎急籍除之祠旁有行糧香火田二十七畝侯曰登豆之需豈敢與里胥同事催科耶因倡紳士分認地糧二十畝其餘侯復設法盡與除豁由是住持之養贍有資而復得以安其室廬住持安居而後得以長奉祀事而後可以頻葺殿閣是真無窮之功德也夫以荒涼寂寞之地而此獨有百年之會祭一經災眚而遂有人焉起而經畫之且一唱羣和雅有同心不迫於趨吉避凶之私衷並未嘗萌要神食報之隱念寧獨使聖賢靈爽免世態炎涼之感亦足以見輝人士尙知崇重文教而不沉溺於禍福之說且文昌輔翼尼山者也人果能推是心而敦勵倫行維持禮義吟誦詩書其關係一方之人心風俗又豈淺鮮哉

重修儒學碑記

喻良臣

聖人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率由不忒則人倫以序學術以正政教修而風俗美故自都邑以及邊徼海隅之區莫不設立學宮特崇禋祀雖道有隆污世有升降此禮未之或改誠以人倫風教攸關非僅崇德報功之典宜然也輝邑爲姚文獻許文正化民成俗之地而江漢趙仁甫先生同姚許棲隱蘇門講學百泉太極書院其於孔孟垂世立教之旨莫不抉其源流揭其統緒說者謂北學之傳江漢先生蘇門講學之功居多余生先生鄉景行前烈恒以不獲一至其地爲憾歲庚午猥以謏陋承乏茲土覽蘇門源泉山水之勝溯姚許之遺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十七

徽訪求江漢講學故處已爲浮屠之宮多湮廢不可考及肅謁學宮見其傾圮摧頽鞠爲茂草心竊傷之顧時方荒瘠積逋相仍期會徵求日不暇給方期一切與之休息時紕舉盈不敢遽議修舉數年來簿領徵發之煩幸稍稍衰息而興賢育材之地乃可視爲緩圖而任其廢壞乎爰集邑紳士謀之莫不人人競奮乃捐俸爲之倡鳩工庀材堂殿齋廡垣牆門屏次第修葺或仍其舊制或新其規模而瓦墁礧礧題榮塗桷堅好宏麗煥然改觀閱六月而工告成邑紳士因造余請曰輝之民殘矣自公之惠莅茲土也補鯨息劓復其形體噓槁吹枯完其元氣頻年以來野無怨咨愁歎之聲士有絃誦詩

書之氣且以蕞爾之區科名聯翩蔚起皆公所陶成而造就也繼美前修遠紹江漢邑人士翕然宗之既建書院於百泉之上以志不朽今公之修復學宮以作新士氣工竣矣可無一言以教多士乎余既不獲以不文辭乃述所聞於昔賢者以告諸生曰陽明先生有言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葺其敝壞新其圯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修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廉恥以爲牆垣六經以爲戶牖求之於心而無所於僞措之於行而無所於飾庶無負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十八

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也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敗垣則是

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也可不勉哉余乃於修學工竣因諸君之請於多士有厚望焉若夫興學育材表章江漢之絕學紹前烈以詔來茲則吾豈敢經始於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壬寅告成於六月丁未克勤其事不憚勞勩則縣尉何君鎮也皆康熙三十六年歲在丁丑孟秋

重修百泉先賢祠記

孫 淦

明成化庚子學使吳公伯通檄衛守張公謙創 賢祠於百泉書院祀濂溪康節兩程溫公橫渠紫陽南

萊魯齋諸先生而配之以姚文獻竇文正所以維世風而厚民俗意深且遠也壬午棘闈遷輝遂改建蘇門之坳合十二賢東西兩廡俱配享

先聖康熙辛亥學使史公逸裘念學者開山之功續進趙公江漢乙卯先徵君公卽世郡邑紳士又合詞請於學使朱公之翰同祀之後學使吳公子雲復以冀國梅軒冀公蘭窻配焉嗚呼蘋藻雖可久留棖椽安能常在自改建以來已數經修葺矣邇因風雨剝蝕兩室漸就傾圮同志諸君慨然倡義捐金莫不懽忻從事雖捐貲多寡不一然當公私交迫物力維艱之會拮据之德殊不可沒也因礪石而詳泐於左康熙戊寅菊月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十九

甯賈佟三公碑記

孟發祥

輝邑地處山僻賦重民窮邑之地高阜易旱者下窪易澇者沙礮鹵薄壘塊磽确者蓋十之六七焉其平而美下而漑者十之二三而已地之制舊爲五等今總曰民中地其下地與下下地爲數且不及百頃其餘盡以中地徵不知定自何時豈不知地之高者遇旱則不收而窪者或有焉地之窪者遇澇則盡失而高者或熟焉蓋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又有間一歲一收間二歲而一收者縱使窮民一畝 數畝之地而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庶可以上完錢糧下有仰事俯育之資今但曰中地無他邑折三折二之多故窮民終歲愁苦妻孥不飽日有

辦納之勞歲無空閒之日總之瘠土多而沃土少下地少而中地多嗚呼輝之人安得不窮且蹙也地之數明洪武初年止四千頃逮啟禎之間其數倍之我

朝定鼎之初當流氛殘毀之餘百姓凋零地土荒蕪尙存額數八千餘頃在前代豈無飛擦捏報之弊且年歲久遠陵谷尙有變遷而況地之浮沙水衝變易不常者乎安見其能足額也故包賠之苦民不聊生順治二年巡按甯公題免荒蕪無主地四千二百九十五頃是後災荒疊見逋賦尙多順治十六年巡撫賈公題免包荒地一千四十五頃而民困稍蘇至康熙十三年巡撫佟公又題免侯兆川水衝無存地九十五頃共題

免包荒地五千四百三十五頃除糧銀二萬八千六百餘兩嗚呼三公者有大恩於輝人矣使無此三公者爲之題免則蕞爾窮邑剝肉瀝髓轉徙溝壑幾何而不蕩爲邱墟也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惟賈公舊有祠宇在蘇門山麓頽簷漏瓦斷蘚荒烟有祠宇而無俎豆余嘗過之不禁仰首嘆息流連追慕之不衰今軒窗闌楯俱廢毀無存矣嗚呼甯公去今五十二年賈公纔三十七年佟公僅二十三年耳而姓名漸滅同歸蔓草無復有記之者後世孰從而知之又安得而祠之而歲祀之也余因鏤石以告輝人且望後之人如三公者甯公諱承勳字康侯直隸大興舉人賈公諱漢復字膠侯滿

洲籍山西曲沃人佟公諱鳳彩字高岡滿洲籍奉天人
創建孫徵君祠堂記
徐 潮

共城古蘇門晉宋以來流寓多賢者孫公和之高蹈邵
堯夫之棲隱姚文獻許文正之興學流風餘韻輝映今
古世遠學湮名賢碩儒邈然不可復作自晉以來幾千
餘年宋元以還亦五百有餘歲矣賢者之所居如此其
重而所遇如此其難也容城孫徵君先生其曠代而同
揆者歟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容城縣人年
十七舉萬厯庚子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交以性
命之學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哀毀慟慕中悟心
性本源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楊左魏
周諸君子橫罹閹禍傾身營救不懼禍禍亦弗及一孝
廉家居隱然大人長德懷宗卽位後五經薦徵力辭不
就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二十一

國朝移居蘇門四方來學者日眾先生於古今諸儒造詣
不能盡同者莫不抉其精微識其流弊要以不謬聖人
爲主融會貫通泯絕畛域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
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學者無不聞風興起煥若發矇
曉然於口耳軒輊之無當而篤志近思以返求於身心
之內程邵姚許所未盡得先生之表章發明而益著其
有功斯道誠非淺鮮百泉書院自明成化庚子學使吳
公伯通建十賢祠祀周子邵子兩程子張子朱子司馬

公呂公張公許公而配之以姚雪齋竇子聲崇禎壬午
改建蘇門山麓合十二賢配享

宣聖康熙辛亥學使史公逸裘續進趙仁甫乙卯徵君先生
歿學使朱公之翰復進先生同祀合之爲十四賢其來
舊矣余撫豫之明年衛紳士以周程邵姚旣祔祭百泉
書院仍各有專祠載縣志祀典徵君先生於河洛之學
集其大成請專祠如周程諸賢故事旣依紳士之請祠
成而推余爲之記余惟先生正學粹品身任斯道之重
晚歲歸隱蘇門高年碩德爲世儒宗

國朝大司成薛公所蘊疏讓先生長成均中外大臣交章
推轂堅臥不出嘗自謂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二十二

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一息尙
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心庶幾稍明其於六經四子之書
各有論著而理學宗傳一編出獨是之見息羣啄之爭
眞有見於宋明諸儒千慮殊途一致同歸者而非徒依
違調停爲兩可之說也誠足以繼往聖開來學直接尼
山的派所謂鄉先生沒而祀於社者當不足以盡之固
宜與周程諸賢專祀俎豆於無窮也余雖未獲登先生
之堂而讀其遺書考其行事心竊嚮往焉遂爲記以應
紳士之請而復彙括先生學行之大者附論如右後之
覽蘇門源泉之勝來遊來歌當慨然於賢者所居之地
如此其不偶然也康熙四十五年

創建百泉大成門碑記

范景

百泉之有

先師廟其改建修葺詳諸擔峯孫公記矣丙戌清和朔有二日余來是邑越六日屆衛源神誕祭拜後謁先師廟見大成門缺焉欲修建而未暇丁亥五月擔峯嗣君用正詣余商確而需費無出余愧力綿雖少捐助實不及十之一賴用正倡義紳士樂從不三月而工竣巍煥堅固頓改前觀凡昔賢碑碣向之苔封蘚蝕臥寢於山阿之下者悉爲移至以得附於聖人之門牆而不朽嗚呼天下之人惑於福田利益之說梵宮道院爭先布施而聖賢祠宇頽壞荒廢不急爲整頓用正此舉不獨有功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記中

二十三

聖門抑亦善承先志可謂知本矣因乞余書大成門三字并爲之記其襄事則馬昉諸君例得並書康熙丁亥秋八月

改建周程祠記

范景

昔姚文獻樞元至正間建立太極書院於蘇門之百泉與魯齋諸賢講明道學以教學者明成化庚子河南學使吳公伯通衛郡守張公謙復建十賢祠於書院中祀康節濂溪温公兩程橫渠紫陽南軒東萊魯齋諸先生以姚雪齋竇子聲配之崇禎壬午河決大梁遷科場於輝因以百泉書院改棘闈移建十賢祠於蘇門山麓中

增

宣聖殿以十二賢配食東西兩廡有司中丁致祭而書院之廢自此始順治庚子科場復歸大梁又因棘闈改考場以爲學使校士之所歲月既深不惟書院之舊規不可復覩並太極之名亦漸泯沒不復識矣某初至輝見提學公署西北隅仍存周程祠三楹傾頽零落委諸蔓草以爲周程既與十賢配享復存廢祠不幾再三之瀆乎及考姚公本傳載樞棄官隱蘇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兩程配食朝夕禮焉蓋元公之學太極之學也先生懼聖道失傳作太極圖易通以綱紀斯道之精微本太極二五備神明之用揭誠神幾妙性情之德而天人指要備焉諸所陳入德之方經世之具確乎可底於行兩程親炙師傳淵源所漸者最深則周程三大儒於書院始建時已有專祀其所係於蘇門講席之重其來舊矣今卽不能興復舊規猶庶幾於茲祠以徵信來茲而可任其傾頽磨滅而不思一表章之乎爰謀之邑紳孫君用正馬君昉復捐俸首倡改建於蘇門大成門左砌以甃石繚以牆垣雖輪奐未崇止期完固可久乃於工竣而誌其興廢始末如此抑予猶有說焉書院改建十賢祠於山上可也十賢之祠而先之以 宣聖不可也合諸賢而共食於一堂可也分諸賢而配食於兩廡不可也夫

孔子之聖旣已血食萬方則常祭之外復有百泉中丁之祀

其義何居且兩廡從祀胥經論定歷朝之功令存焉
制倘有未安皆當講求而釐正者也至蕪門一席之地名
賢碩儒其遺跡廢墜者尙多表章詳議竊有志焉茲爲
簡書所迫時有未遑故因祠成而附志之以俟後之君
子

趙公遺愛碑

孫用正

公諱希濂字敦復號晉逸山西猗氏縣人乙未科進士
才優學富體用兼全於雍正二年九月履任首以孝弟
節義爲治雖匹夫匹婦有一善可稱必修式廬之禮表
其門民翕然化之其養民也躬履田間相土宜課勤惰
教以耕耘之法復詳示以耕耘之具俾力省功倍必期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二十五

家給人足而後止其教士也聚民間子弟之俊秀者延
師教育至多士則直以師道自任爲之講究書義洞見
本源又精選前輩傳文捐俸刊布使家絃戶誦不致汨
沒於惡濫時藝他如絕包苴公聽訟嚴胥吏禁賭博禁
酗酒禁演戲人命絕不株連行戶從無賠累善政種種
未易僕數而其最大者尤在荒田與五閘輝之境山岡
沮洳居十之七昔有明盛時礪坂寸壤皆起科沙鱗汗
潦悉重賦年久水衝沙壓大半不毛矣故原額不足不
在山則在水公親查密訪廉得其情其實無荒田可開
亦非民間欺隱數痛切爲 上憲陳之至五閘稻田賦
皆上上百泉涓滴之水民命生死攸關蒙 各憲上急

國計下體民瘼實賴公明指利弊反覆陳情籌畫焦心
幾碎矣莅任甫二載無利不興無害不除小民方慶更
生而公乃急流勇退請以司鐸去闔邑惶惶如嬰兒之
失慈母呼籲挽留不可得乃奉生位與霍敖段三公同
祀之

嵇公泉記

孫用正

斯泉也今少宰嵇公之所經營荒度手自疏鑿而成者
也泉成而隨指公之姓以名焉則民之不能忘也先是
河決武陟之馬營塞未竟工再決中牟之十里店

天子南顧而咨慎選臣僚求可以當斯任者知公有濟川才乃
指授方畧俾公秉成算以往越七月工告竣公又條上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一二十六

善後數事悉報可會中州河事未艾

天子特簡公以少司馬總理河務公益感知遇矢勤矢慎早作
夜思上下奔馳無有寧晷疏引河築格堤補殘缺越二
年而河防漸次就理

天子軫念民艱復遣官週行山東河南江南諸省浚泉源以濟
漕運開水利以溉民田輝故有白沙蓮花梅竹諸泉皆
飭令畚鍤從事而百泉其尤著者也泉之西有地焉碣
确而弗治公徘徊往來注視良久曰是其中宜有泉或
曰泉之上土必潤茲燥恐弗得公曰試闕之闕之果得
泉闕地畝許小者若指大者若盍爲泉不可勝算或仰
而湧或側而注汨汨焉鬢鬢焉流行洋溢泉水 增

糧艘無滯持錘之夫督役之吏從行之官咸懽躍驚拜
曰非公之神曷克臻此公曰

聖天子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故地不愛寶川瀆效靈予何能之
有於是輝之士民繹絡聚觀咸曰廣不踰畝深不踰丈
而湧發暢流曲折奔赴深者益增其深廣者益增其廣
田之苗若有助之長者官之船若有推之行者非泉之
力不至此此豈區區補偏救弊私恩小惠所可同日語
哉夫山之有泉不知其幾千百年矣泉之闕而未發也
亦不知其幾千百年矣巨石磅礴砂礫委積之下公何
以知其必有泉何以知其泉之必鬻沸而噴薄此非人
力殆有默相之者君德立於上則地道應於下大臣忠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一二十七

君愛國之誠無時不存則五行徵祥獻瑞之符隨處而
見醴泉之出甘露之降信非偶然也夫事輕重大小緩
急亦何常之有有益於國有利於民雖小亦大雖輕亦
重顧緩者緩之急者急之亦視任事者之識力何如耳
在易卦山上有澤爲 山下有澤爲損咸之道主乎感
而損之用存乎益苟有損上益下之心則必有感而遂
通之故茲泉之爲嵇公出也若鼓於 有動必聲不踰
時刻不爽尺寸在輝言輝要特應感之一端耳公之治
河奠民居以裕民食千里慶安瀾焉其有造於豫者多
矣是寥寥者烏足以盡公抑又聞之聖者作而明者述
前有創而後有承兩相濟亦兩相成也

聖天子作之明公述之謀始之善蔑以加矣使創之於前而不
有人焉繼之於後則山水之暴發砂石之壅閉能保其
久而不敝乎纘其緒無廢其功俾出者不窮而用者不
匱後之君子端有責焉耳踵公之行無失公之意雖萬
世永賴可也眾曰善故援筆而記以告來者

清輝泉名亭記

王士俊

古之賢太守得泉以名其亭者吾知之矣范文正公守
越陽得泉名清白遂作亭其上而名之曰清白亭歐陽
文忠公守滁陽得泉名豐樂遂作亭其上而名之曰豐
樂亭夫范歐二公政事文章冠冕百代斯泉亦並垂不
朽後之人猶低徊不能去焉則夫當日之臨流作賦惠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一二十八

我嘉師匪直遊目騁懷可知也况實有關於水利之大
者乎今分守河北三郡兼理河務兵備監司馬君曩者
守衛輝時曾解其月俸開輝邑之泉一段洶洶焉始可
濫觴漾漾焉繼可方舟而流入於衛河引以溉田甿庶
曰公之澤也協以濟運烝徒曰公所資也爰是郡人築
亭立石其上而余顏之曰清輝亭其與古之所稱清白
豐樂者何如也且夫范公之所稱清白凡以爲居官勗
也歐公之所稱豐樂凡以爲斯民慶也而余以清輝錫
名則又有進於是者考輝縣掘地多泉今之百門泉即
詩所謂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又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是已而泉上衛源神廟創於隋世號靈源公禱雨有

遂榜其殿曰清輝沿至金元郡之名輝邑之名輝胥因殿名而起是清輝爲神靈之所托沿革之所關粵溯厥由於哉赫乎而余特舉以名泉者不僅如范公之爲一已勗歐公之爲百姓慶也若曰乃神之所鑒云爾小雅不云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洵屬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之義矣明德惟馨鬼神昭格祥風甘雨大有屢書河誌安瀾利有攸往登斯亭也顧名思義凡郡邑之輝咸於是乎有光也借此嘉佑之功以爲屋漏之惕雖無師保如臨父母豈曰言大而夸式鄰於僭哉是清輝錫名之意也而馬君之爲神所福則吾又知之矣以清爲質以輝爲文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前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二十九

稔馬君之調繁歸德也衛民攀思以斯亭爲召伯之甘棠今悉馬君之寵擢監司也衛民忭舞以斯亭爲郭伋之竹馬民之所愛神必據之且泉亦應之是以茲泉之左右今又得泉兩股焉鑿渠引注滙歸清輝合流入衛或於百泉爭長清者彌見其清輝者益昭其輝若非神之所福安在如川方至以莫不增歟吾聞范公清白泉之外又有清陽泉焉歐公豐樂泉之外又有釀泉焉皆治譜之佳話也馬君勉乎敬鬼神以名亭則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望范歐以臨泉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馬君將由是益進矣豈同秋水時至見笑方家也於是乎書

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閏四月

張心銘
採訪

重修百泉諸亭臺記

趙開元

謝康樂守永嘉時於山水奇觀極力搜剔猶留雁蕩以待後人以此知造物之無盡藏而潤色鋪張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顧際其勝者須於夷猶往復之餘乘巾車孤舟之興乃有以領取其面目而觸會其精神若夫風塵羈鞅或亦澹漠遇之然而興廢舉墜守土之責也且昔人隨地措置卓然不磨若魯叔孫一日所館必葺其牆屋去之日如始至而漢郭林宗寓客舍瀕行必爲灑掃塵垢几席行列有定所古人於一托足之地類多周密如此况湧湛波以濟

天庾而又鍾秀以縱遊目顧可聽其俯仰之間輒爲陳迹已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三十

哉輝治之蕪門山爲太行餘支其麓泉湧百道飛流宛若西泠前此奇士高人低徊流連石墨鐫筆形容殆盡固已崔灝題詩石上矣不必操三寸管爲前人補闕迺水之中央巋然而矗峙者爲穠翠亭繼顏爲清暉閣殆有倣於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之意乎而泉源之靈爽亦於此乎式憑焉若前後之翠然而拱衛者其亭有二曰洗心曰放魚向北而星羅鱗次如屏幃如鐺足者亭有三中曰靈泉左湧金右噴玉命名之義率於泉乎起見要以輔高閣之勝而浸彼遐邇如泰岱之有培塿楨幹之有旁枝也乃日月代嬗圯毀無常昔也刻桷鏤題此日苔纏雨齧豈惟山川爲之氣斂雲霞爲之色晦卽觀

者亦時有銅雀金雞之慨不有維持調護嗣而葺之幾
何不等於孟城之坳令人撫今而憶故哉壬戌觀察德
清胡公以中閣爲泉流之樞動項營繕其次第部署者
則與郡伯江都劉公別駕漢陽張公暨前令尹錢塘顧
君分俸董率閣之紫圮雕甍迴廊棟牖臺仍其舊物備
其新不數月而煥然可觀有加於前諸大君子洵可謂
棠芟千秋矣而有待之舉或亦隱望於接跡而興者耶
今夏永新楊公莅郡治後先濟美且矚洗心一亭與中
閣毗連亟爲籌畫整飭而元亦於是秋捧檄代輝事復
謀之前令顧君醵貲共勸觀成有日矣外此則放魚以
及靈源湧金噴玉四亭亦爲溯流所必經而都人士所

引領以跂其飛翬者元廣憲德愜輿情獨力鳩工丹雘
塗墍犄角參差與閣相輝映而躡足徜徉仰窺疊巘俯
矚澄泓一碧千里益信夫前人之肇造殊具有心胸而
後人之補救不爲時絀而舉贏也噫古之政通人和百
廢俱興以亭紀勝者夥矣若滁陽之豐樂與民樂也扶
風之喜雨亦爲民喜也矧夫泉源在左風詩咏之卽吾
夫子川上之在廟貌聿新登斯亭也鬚眉畢現直蒙莊所謂
天地之鑑萬物之鏡可以見天心可以涵道體而凡我
黎庶優遊於山高水長之際一如沐浴於深仁厚澤之
中卽是亭之踵事而增輝固以昭靈源之瑞應而臺憲
之居高倡義盛德亦永永無極矣乾隆癸亥陽月望

重建孫公和祠碑記

李拔桂

蕪門佳勝爲明賢高士棲隱之所宋時周程諸賢嘗慨慕流連親至其地邵子從之才受易數厥後姚文獻趙江漢平仲竇子聲迨有明諸公於此闢太極書院倡道開學人人知之人人能言矣而孫公和嘯臺亦傳之千百年久而勿湮其故何與史稱孫登賤丈夫無妻子棲北山土窟夏結草爲衣冬披髮自溫好讀易撫一絃琴他固無長可見也人有造之者不答一語惟傳其善嘯故世之論者或疑爲仙釋或稱爲高隱訖無定評余嘗深咏其言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用才在乎識真夫乃慨然曰公乃善用易而不言易者乎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孔子亦曰賢者避世夫身何以隱世何以避也亦在乎所言所行而已矣彼魏晉之世何時哉三綱倒置二曜無光莊言正論者禍必及身卽專尙清談亦且不免而公藏身以默神龍出沒人知其然而不能名其所以然彼阮籍嵇康亦烏能窺其涯際其喜怒不形於色猶夫天地氤氳元氣渾淪無有而無不有道德文章獨善兼善何所不包殆兼備乎諸賢之長而乎所遇之非其時也易稱括囊惟公有焉然則嘯臺一席地不且與蕪門泉水相爲終始矣乎余初謁書院

聖廟竊從人心風俗起見倡義修復眾紳士僉曰廟之陽

公和嘯臺是宜與書院並垂不朽者也余聞而善之遂鼓舞經營成於不日援筆記事而論其大者如此俾後之人有所折衷焉

重修蘓門山

孔廟記

李拔桂

東坡蘓子之言曰匹夫而爲百世帥一言而爲天下法則吾

夫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固不可以一鄉一隅求之也然卽此一鄉一隅莫不尊崇之敬禮之如見諸羹如見諸牆而夫子之道之大於茲益見則今日蘓門山之聖廟是矣余初莅是邦仲春上丁卽有事聖廟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三十三

禮也越十日復有蘓門山釋奠之舉究其故則廟自明季由書院中移至山上中丁致祭禮以義起非瀆也然廟已殘破矣前任者方計改爲余喜其有同心曰此吾事也於是與諸紳士相度經營鼓舞振作遂成於不日因廟居山巔風雨剝蝕不百年而已敝遂不用木植純以磚石砌成質有其文樸素渾堅庶可垂諸永久乃進諸紳士而語之曰個個人心有仲尼詎不信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人俱足不俟遠求者也觸之卽動非作而致之者也今觀邑乘所載宋之末季中原因兵道喪學荒聖人之道幾息矣維時姚文獻樞崛起其間來居蘓門專以正學爲己任後得趙江漢復相與倡

和闢太極書院講學其中一以 孔子爲歸尊 遺像
於中堂旁列周程邵張司馬六君子奉爲典型更以江
漢所記程朱諸書刊布四方北人知學實自此始明之
中葉僉事吳公伯通加意興學於書院中專祀周程張
朱邵司馬張南軒呂許十賢以姚樞竇默配厥後副使
車公璽增祀 先聖用以化民成俗一時人文之盛甲
於中州迨棘闈遷輝而廟遂移於山上由是觀之欲崇
正學必宗諸儒欲宗諸儒必尊 孔子源源本本可考
而知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崇儒重道爲正學昌明之會而廟之重新適當此
時諸紳士值中元之會鼓方新之氣黽勉精進當必有
俶儻奇傑之士起而應之者謂蘓門一席地卽洙泗杏
壇亦無不可也竊思百泉爲中州名勝要其所以勝者
果第在山水乎哉晉隱公和宋寓堯夫其流風餘韻每
令人感嘆流連徘徊不能去矧復有

聖廟儼臨其上 是山益增其高水益增其深遊人過客其仰
止景行更當何如而况生於其地者乎夫書院猶是也
昔年興學樂育之人宛在也地靈則人傑人傑而地愈
靈余不敏且欲與諸紳士共勉之矣

創建百泉共姜祠碑記

孫用正

三代以前閨閣婦孺無節義之名也有之自衛夫人共
姜始夫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爲妻守義此自庸德庸行

之常無足異者自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妻而不義然後有忠孝節義之名故聖人之道祇曰中庸乃又曰中庸不可能蓋惟其中庸則人皆視爲尋常日用而忽之試思人之一生舍君臣父子夫婦豈別有奇能異術乎哉夫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人而無禮義廉恥則非人類矣共姜夫人亦祇自全其禮義廉恥已耳載咏柏舟之什其曰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初非以爲名也亦非有慷慨激烈爲人之所不能爲者也而大義凜然寸心直欲與日月爭光遂爲萬古節義之首則夫道之所以爲道與人之所以爲人者從可知矣夫人有廟在縣治署中其來舊矣相傳廟下高臺卽夫人瘞玉之所

事雖無據按古人不封不樹再推以五父之衢之文似亦理之所有輝婦女每歲上元羣至官衙於廟前拜禮絡繹不絕官莫能禁前任顧公萼暨署篆趙公開元吳公溶倡議另建廟百泉之上旣於柏舟中流中河之義確有指實且使民人便於瞻禮李公拔桂王公孚實成之而專司督理則孟子五金冀子世第也今旣三年矣余曰是不可無記夫蘓門百泉祠宇亭臺之勝琳瑯珠玉之章不可勝紀矣要不過點綴山水之光而山水之所以光者固當別有在也孫公和之高蹈邵堯夫之安樂周程之講學明倫姚許之化民成俗而今又建此廟使學士大夫愚夫愚婦瞻其遺容想像其存心行事禮

義廉恥之心竦然以動悠然以興於以正人心厚風俗
抑且化濡閨門頓使山若益增其高水若益增其清然
則此一片地豈第供遊人騷客娛目騁懷快心玩賞之
資也乎廟之前卽百泉書院當事者方議修復而廟適
成於以化民成俗講學明倫爲臣而忠爲子而孝胥視
諸此矣余雖耄且拭目俟之乾隆戊辰冬至日

安樂窩記

孫用正

宋先賢康節邵先生隨其父來自范陽慕蘓門山水與
孫公和之爲人遂居於此家極貧而學極苦冬不爐
夏不扇李之才授以易頓悟先天樂天知命顏所居爲
安樂窩在百泉之上蘓門山深處山之巔卽公和嘯臺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三十六

求其志快所依也晚歸老洛陽猶再至蘇門後人因其
故廬安樂窩建祠祀之蘓門百泉得公和康節兩先生
山若益增其高水若益增其深地誠以人重哉

國朝順治己亥重修邑志時有劣生某視邵裔爲奇貨不
遂所求竟謬稱邵子安樂窩實在洛陽此地之窩乃耶
律公者且援元王博文耶律神廟碑爲據人皆知其謬
而不能確指其所以謬雖經大中丞賈批駁飭懲而
無識者仍不免惑於碑文今繹其言曰汲郡共山百泉
安樂窩州民於此構祠宇塑公像而祀之似以安樂窩
爲地之名號祠旣建此則窩宜屬耶律字句游移因起
後人之疑然固未嘗明言斯非邵子之窩實耶律之窩

也邵在前耶律在後耶律烏得而有之且以博文碑現
在豎立之地考之在窩左下邵子本寒士斗大一窩自
僻倚山隅而耶律公以丞相之尊又經其孫以本道憲
使擴大其祠宇何求不得乃遜居窩前存窩故跡當亦
以邵子大儒不容泯沒情勢顯然何嘗以晚年遷洛竟
可奪彼以予此耶今耶律祠已傾圮無跡邵子祠愈增
式濶狂 怪誕猶敢指鹿爲馬似此異類不足與較而
吾獨慮夫世尙新奇烏知不再有異類者出從而和之
以簧惑人心因爲此記將使後之人有所考衷焉窩之
故址卽今邵子祠後皇極閣三楹繚以週垣仍以安樂
窩稱又物以名重也窩之外有桃竹園邵子共城十咏
序云予家有園數十畝皆桃李梨杏之類自始營十餘
載矣去年歸自京洛遇花繁茂故有春郊一什云云今
其園無能指而實之者然當在窩之左右其名在則園
斯在當與安樂窩共傳不朽幸毋視爲泛泛也時乾隆
十四年春三月

案舊志云

國初協修邑志某與邵裔有隙求賂弗得竟云窩屬耶律
不屬堯夫經詳 巡撫部院賈批侮瀆先賢得罪名教
康熙庚午續修邑志復用若人秉筆仍註舊係耶律公
祠成化間知縣張錦爲宋邵康節曾居此因耶律像廢
而改建邵子祠詞涉兩是巧於怙惡茲特標著以 直

道之公 劄付輝縣文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爲乞復元
賢之祀以光

聖廟以協民願事 蒙巡撫部院賈批據本司呈准提學道
查議宋賢邵堯夫照舊載在誌典緣由到司該本司查
看得宋賢堯夫邵先生蘓門之寓也傳誌久載祀典代
崇自古及今莫之敢易何可逞一己之私忿遽爾廢前
哲之裡祀耶迺有輝邑庠生曹蘊浚適與邵裔述祖有
隙輒爲出揭議奪先生之祀纂誌生員王光曦附和具
呈妄議更張其得罪於名教誠非小矣夫先生皇極經
世安樂窩篇什炳諸典籍人所共知而我

清啟運典禮有加茲當輯乘大典王生既董是役卽有春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三十八

秋之任何其吠影吠聲不論若此哉至於元賢耶律公
勲業懋著俎豆宜崇自應別具 題請未便移彼易此
既經提學道覆議前來碑文祠傳照舊入誌勿替奉祀
誠爲允當而兩生侮瀆先賢應否行飭統候憲裁等情
具呈本部院照詳蒙批如議行姑免飭繳等因批行到
司蒙此除已經移會提學道外擬合就行爲此劄付本
縣官吏照劄備蒙批詳內事理卽便查照施行須至劄
付者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重建雙溪橋記

楊喜榮

共城負山面河秀甲中州詩所稱泉源在左之故壤也
泉發於邑之西北隅南走東注折而北環縈紆如帶而

當源之口複道凌空橫亘於河之兩岸者有雙溪橋卽俗所呼馬家橋者是橋東達青徐西通汾潞爲林慮之咽喉作上黨之門戶車騎雜遝負販絡繹往來於雀駕虹起之間者晝夜不息橋之始建無可攷第自元泊明以及

國朝盖屢修屢廢以其非堅且厚故不可以經久乾隆辛未六月大雨傾盆山水暴漲橋被衝塌幾乎變陵爲谷基岸無復存留者於時文侯莅任方新覘往來行人臨河躑躅惶惑不自安慨然捐廉爲倡而邑紳士商民之好義者咸仰體侯意爭附焉鳩工伐石尅期舉事以環橋紳士黃君增璽陳子星楊子廷佐鄭子克惠董厥役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三十九

激水別流掘地數尺徹底石砌以固其基旁築層磊以厚其勢爲梁六空飛跨水面凡九閱月而事竣從此車騎負販往來行人百千年後永保無病涉阻險之虞矣落成之三日董事諸君備牲醴祀橋神遂乞余言誌侯德余以侯自下車以來善政善教康民阜物載在口碑者不一而足而此一橋之修廢舉墜曾何足爲侯道然以思世之所稱善仕者大都競騁才能粉飾治具於上宮耳目所寓及簿書期會所不可諉者則汲汲循循圖維以塞責至於民生之大利病往往置之若罔聞而何有於一橋之成毀乃侯一覩茲橋之衝塌遽爲厚捐廉俸不啻己身躋步溺淵務期速成圖鞏固永垂利濟於

無窮若此卽此足驗侯仁心爲質精神貫注息息與民相通之一斑矣履斯橋者永沐侯惠謂是橋爲侯措注之偏端也可卽謂是橋固侯實心實政全體之流露也無不可余企侯之心乎爲民也忘其固陋而爲之記侯諱兆奭字季棠號憩野廣西靈川人戊午冠於鄉聯捷進士橋工經始於乾隆十六年辛未九月竣事於十七年壬申五月勦資姓氏附鐫於碑末

創建高子祠記

文兆奭

余於乾隆庚午奉

命蒞輝歲之臘初始抵任見邑之士習質慤民俗樸直若有古之遺風焉者披閱志乘人物卷首標高柴子羔氏夫子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四十

羔之天質不可及而夫子顧品之曰愚稽史傳所紀行實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喪泣血三年不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又成人兄死不制服聞子羔爲之宰遂爲衰嘗爲衛士師別人足及逃難別者實爲郭門守悅曩者用法之公當三言以脫之然則子羔之愚豈靈蔽行塞之謂哉故紫陽特爲之註曰智不足而厚有餘蓋至誠渾樸之天真未鑿未漓卽歐陽永叔所稱厚於仁者是也竊惟聖門七十子配食 廟庭俎豆千秋固其所矣顧嘗遨遊諸邦訪求軼事諸賢鍾靈之區靡不建立專祠於時進詢紳士子羔之祠輝殊未有耑建者心竊以爲缺典欲急圖之多事匆匆未遑也迨

癸酉之夏六月奉 上憲檄各府州縣志乘之殘缺遺失者使纂輯成書以備採取余遂集寅屬及閭邑紳士共謀之胥欣然願從事予因更與商曰志莫重於人物如子羔者匪第我輝千古之人物抑亦天下萬世人物也聖門諸賢鍾靈之地皆有祠而我輝於子羔獨無有崇先則古謂何耶予將捐廉俸百姑以爲倡諸君其有意以共成斯舉乎維時學博楊君喜榮邑佐劉君鏞邑尉史君鯁稱許以爲得當而縉紳多士亦咸歡顏喜額俞贊曰樂得奔走襄事以崇奉先賢於是卜地於城之東關庀而材鳩而工凡八閱月而卽竣爲屋三進分間九區旁築垣墉中砌引道樹松植柏規模備具旣落成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四十一

與寅僚邑紳奉子羔神牌備牲醴祭告城鄉氓庶以爲奉我輝先賢也輻輳來觀者如堵禮旣畢士民羣進而請曰願有記余曰我之爲此誠景仰前賢不使我輝有缺典然而更有微意焉凡今之人不患智之不足而惟患厚之未必有餘余始至輝見士民習俗恍然有古之遺風得非先賢之化澤未泯耶茲與士民特建祠奉祀惟冀爾民常守樸直毋或涉於僞爾士常矢質慤毋稍隣於浮余願與爾士民相與以至誠祛察察之用共遊於渾淳無事之天則是民愚民也士愚士也吏亦愚吏也粵考昔人有以愚自號者有以愚名亭名齋名溪名谷者我與士民相率相勵而厚於仁卽以愚爲我輝之

名號當不爲觀風者之所誚讓而竊笑此余建祠奉祀區區之微意也士民肅聽再拜起謝曰唯唯遂書以爲記董是役者學博楊君邑佐劉君司其總勤勩乃事則有監生牛先治廩生張峯望增生孫在城候選訓導王杞副榜貢生孟秉堅乾隆甲戌仲夏

新立泉西書院記

何文燿

聖天子臨御四十一載文運昌明士習端美山陬海澨咸知好學自黌宮外復命有司各就所治建立書院延師訓迪所以廣文教而育英才猗歟盛哉輝邑蕪門山下泉源之東舊有太極書院宋康節先生元耶律相公諸大儒講習其地明成化壬寅提學吳公伯通檄中州設四大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四十二

書院百泉其一也崇禎壬午汴梁水決移鄉場於河朔我

朝順治乙酉至丁酉共歷六科後爲歲科二試考院雍正

庚戌移棚仍存書院乾隆十五年九月

翠華巡幸敬謹扃鍵所以凜遵

君奉上之義也前任文公因眾紳士公置地一頃八十餘畝不足以資脩膳假館城中爲諸生肄業地署任吳公欲建立書院籌備木料於城壕植楊柳將爲後圖予自丁卯下車訪求遺跡閱甲午適得泉西園亭一區在桃竹園南其規模雖不及泉東而北枕安樂窩左臨泉水蘓門諸勝具覽在目且有樓有堂有竹有木讀書其中吟風

弄月亦可以尋孔顏樂處矣爰議價購之延邑紳王中翰爲掌教文章理學駸駸然將日盛焉復於萬泉九龍及城中隙地徧植樹木擬擇其堪用者爲擴充資顧調解京餉叨蒙

聖恩擢守潼關廳丙申春捧檄就道瞻湧金噴玉之清波不勝白露蒼葭之眷念香山詩云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良有以也因將所買地基房間價值開列四至泐諸石俾後來者有所攷若夫鷺湖鹿洞以文學爲經濟有如宋元大儒繼起於山明水秀間者是則予之所厚望也夫

重修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四十三

文廟碑記

高上桂

夫子垂大學之教在明新兩端傳者釋之卽引康叔作新武公學修以爲訓則當日衛之君民相與鼓舞振興者甚切而其風甚古輝本衛共邑其民必親二公之教澤可知惟鶴軒致敗以後共與滕民流離遷徙奚暇及學迨楚宮再造直以敬教勸學爲心我 夫子三至衛師若弟猶必籌教於旣富之餘是衛民之不可一日不教夫子之惓惓於教衛也至今可思焉又邑志載子羔爲共人子羔性誠篤得聖人而師之吾知其歸教鄉人所謂大學之旨當有薪傳而其仁孝之行亦必隱隱流播於蘓門百泉間宜乎代有賢哲若孫公和邵堯夫趙江

漢耶律相公姚文獻許魯齋諸大儒後先托跡卽

國初孫夏峯徵士亦聚族於斯非僅愛其山川奇麗物產
豐蕃亦謂聖人之教愚者不違子羔之愚雖不似顏氏
子而不徑不竇之操實有得於誠正之學考其行尙想
見其人況入其鄉有不憬然嚮往者乎乾隆五十五年
庚戌冬予莅茲土過子羔故里碑見有專祠方喜是邦
人仰止高山雖其及門猶尊禮若是矧 夫子德教化
神懋昭祀典其宮牆奕奕俎豆莘莘宜何如壯偉雄耀
也乃入其門而門墟矣行其庭而庭墟矣進而求所謂
明倫立教之地抑又墟矣殿廡堂階鞠爲茂草問春秋
釋奠則但張布幕列神几遇風馳雨驟上下飄零香沉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四十四

燭滅往往不克盡禮云嗚呼百官宗廟美富何如顧茲
荒涼毋乃滋瀆嘗考金元時北方之學校多廢賴姚許
數公於此間構簷楹設遺像朝夕瞻仰講習其中而後
聖教復昌於河朔當此 右文之世典制喬皇茲何異
於古所云也豈眞古今人不相及歟守土者難辭其責
矣予視事後卽與邑人士相度經營因費鉅年凶屢作
而輟者數載六十年乙卯夏時和歲稔邑人士皆有鼓
舞振興之色予乃捐廉爲倡維時輸者募者靡不爭先
得金錢八千緡有奇於是鳩工市材卜日興事於中則
大殿兩廡翼以祭器樂器庖厨分其室於前則泮池月
橋表以大成櫺星列其門其旁祠名宦鄉賢更增齋宿

館祀生房奎光文昌有其閣而其後五王宮敬一亭明
倫堂次第並舉繚以周垣飾以丹牖其事雖因其工實
創舊時之頹殘敝陋穢不忍覩者今則輪焉奐焉規模
大敞而耳目一新此可見聖教之感人者深斯民好德
之彝未嘗一日或昧作而新之當必有進於是者夫學
校者新民之本也古者民俗淳漓視其學之興廢王荆
公謂廟作出於學廢予謂廟壞不治則學必益廢是以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以示敬非徒爲是崇奉之虛文已
也蓋將動其景慕之思發其興起之念使其爭自衿濯
以還其性之所固有則修身齊家之訓著而孝弟仁讓
之俗成其民牽車服賈其士切磋琢磨窮理之士挺生

輝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記中

四十五

其間足以傳聖人之教而是區區牆數仞而羽八佾者
特其跡耳吾固厚望邑人士之相勉於聖教也而其服
教之誠因以立學聖之基實於是役有足多焉是役也
集其力者邑人董其成者徐君徐君名賁予壬午鄉科
大同年丙戌進士任直隸懷安令以終養家居予延爲
書院長卽其勤勤於是役則所以講明大學之道以教
人者必有在矣予愧無作新之德而樂觀新廟之成是
不可無記

重修文昌帝君閣創建先代祠碑記

張丹桂

惟

神象列西垣樞環北極六匡麗曜翊世運之光華萬丈

文芒煥天章之的爍故巍峩祠宇千秋之禋祀常新佑
啟人文百里之觀瞻宜壯余莅茲疆土步及城隅望高
閣之穹窿東南屹立覩飛翬之委折 第彫零曷禁傾
圯之傷莫著衣冠之盛夫爛斑七曲久戴 神光陰隲
一篇懋昭世訓舉凡身躋上甲固有賴於提攜卽目識
一丁罔不蒙其芘蔭則楹丹桷刻方將踵以增華而椽
斷簷摧何可任其就廢辛酉冬紳士以繕修來告欲成
後起之功兼以疏引相求首創勸輸之舉幸眾擎之維
易洵並急於乃公官此土者各分鶴俸之廉居是邑者
不惜鳩金之費爰庀材以興作未踰歲而落成頓返舊
觀聿覘新製前則禮崇配祀譙門騰奎壁之輝後則典
追封宏宇表宗祊之守旣聳秀於巽次尤蔚煥乎離
明獨是環相基址尙多閒隙擬藉資於羣力再增廣夫
數楹仿百泉書院之規作一邑會文之地顧有志而未
逮惟持願於將來果能年穀屢登仍當勉爲倡事行見
齋廬繼起庶幾宏此遠模也是爲記

姚書林
採訪